

新生活開始了

2019

2019 10 10 10:10:10

新生活開始了

索勃柯著



時代出版社

Вадим Собко

ЖИЗНЬ НАЧИНАЕТСЯ С НОВА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1

內 容 提 要

本書通過德國一個隱沒十二年的女演員在希特勒德國崩潰後的思想轉變，暴露東西德國兩個敵對制度間的尖銳鬥爭，以及美國帝國主義破壞和平的勾當。

女主人公名演員葛萊塔起先從狹隘的愛國主義、單純的藝術至上的立場出發，憎恨蘇聯，反抗蘇聯，不願意加入民主德國的戲院演戲，聽信一個納粹分子的欺騙，想逃往美國好萊塢。後來正反事實的對比和親身碰到的種種遭遇，給了她很大的教育，使她恍然覺悟到一切都脫離不了政治，從而毅然返身為人民的事業服務。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條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北京第二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7月初版 1954年7月第1次印刷

1-6,000冊 65千字

登壇人物

少校妮娜·阿力克尙德洛芙娜·斯拉汶娜，三十歲。

少校塞爾蓋·伊凡諾維奇·斯拉汶——妮娜的丈夫，三十四歲。

杜尼雅·松爾卓娃——女翻譯，二十歲。

班長柯伐林可，四十歲。

奧托·別克，六十歲。

克勞斯·拉道弗，三十五歲。

葛萊塔·諾爾曼——女演員，三十六歲。

瑪麗亞·朗格——葛萊塔的母親，六十歲。

卡爾·施萊德爾——納粹分子，四十歲。

庫貝特——美國「華納兄弟」影片公司經理，五十歲。

愛爾娃·布斯，二十六歲，演員。

弗留蓋爾，三十五歲，演員。

卜契曼，五十歲，演員。

克腦萊，三十六歲，演員。

貝林豪生，演員。

瑪爾塔·蓋琪凱，演員。

崗斯·李赫特爾——導演，四十八歲。

勃留姆太太——飯店老闆，四十歲。

勃里克曼——教授，六十歲。

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間的德國。

第一幕

第一場

女伶葛萊塔·諾爾曼住房的一間屋子。百葉窗緊閉着，但是熾爛的陽光仍舊從窗縫裏射了進來。葛萊塔·諾爾曼坐在靠近收音機的地方。瑪麗亞·朗格——葛萊塔的母亲，坐在很深的安樂椅子裏。愛爾達·布斯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小心翼翼地將白蘭地酒倒進兩隻小高腳杯子裏去。

瑪麗亞 葛萊塔，無線電為什麼不響啦？大概，我們的收音機壞了吧。

葛萊塔 沒有，媽，無線電好着呢。是德國不響了。

瑪麗亞 天哪，靜得多麼可怕。這比打仗還要壞，比轟炸還要可怕……

葛萊塔 媽，您想聽什麼呵？戰爭已經在三天前結束。德國躺在勝利者的腳底下了。我們

城裏已經駐上蘇軍司令員。媽，我們再也不會有祖國了。

愛爾達 葛萊塔，您最好喝點酒。「馬爾特爾」牌的白蘭地酒就剩下這最後一杯了。德國今後再也不會有這種酒了，喝吧，喝了酒，您就會有勇氣了……同時……您還會舒坦一些。

葛萊塔 不，愛爾娃，不會舒坦的。

愛爾娃 瞧，倒出來，剛好兩杯，您一杯，我一杯。

葛萊塔 謝謝您，愛爾娃。最後的一杯。也許，是生命中的最後幾天吧？我們到底爲什麼喝這杯酒呢？

愛爾娃 爲了生命！爲了我們還活着！

葛萊塔 愛爾娃，爲什麼要活呢？十二年來，我一直抱着希望活着。從那天，他們把我從柏林趕出來的時候起，十二年來，我從來沒有上台演過一齣戲，老是等着自己的時運。現在，等倒是等着了，等着的是：共產黨佔了本城，紅旗飄揚在國會的上空，而德國却不吱聲了，像死人一樣地不吱聲了。人沒有指望，是活不下去的。

愛爾娃 葛萊塔，我勸您不要急於下結論。您對自個兒的事，常常太果斷了。有時候是要吃虧的。德國過去被別人征服過很多次，可是每一次它都能重新站起來（打最着自己的脚）。這雙美麗纖巧的脚，還能够再站起來。征服我們的，不光是俄國人。

瑪麗亞 葛萊塔，您應該仔細聽聽愛爾娃小姐的話。

葛萊塔 喝吧，愛爾娃，您講得對：也許會舒坦一些。

（收音機喧響起來）

怎麼？廣播了嗎？

瑪麗亞 您從來就沒有把收音機擰好過。

愛爾娃 不曉得會廣播些什麼。

廣播：注意，注意！本台是馬黎茵沙爾廣播電台。注意，注意！現在廣播本城蘇軍司令員的第三號指令。第一件，在新配給證沒有頒發以前，允許臨時憑舊配給證和舊馬克出售麵包。本市所有的麵包店都將出售麵包。第二件，本城在夜間九時以後，大街小巷，一律禁止通行。第三件，在葛萊茲涅大街三十一號抓到一個納粹黨員蓋利哈·匹克，已經交給當地法庭審判，罪名是破壞繳械命令，家裏窩藏手榴彈。

馬黎茵沙爾城蘇軍司令員

馬斯洛夫上校

葛萊塔 媽，您可等着了。廣播了。可是廣播的，盡是勝利者的話。

瑪麗亞 五月份的配給證，我有。

愛爾娃 九點鐘，天還好亮着呢……

瑪麗亞 沒有辦法，現在是打仗的時候。他們將要審判這個匹克了……

愛爾娃 他們一定會槍斃他。做得對。這麼一來，就不會再有傻瓜了。在一個戰敗的國家

裏藏手榴彈，就應該藏得誰都找不着。

瑪麗亞 愛爾娃，您講的盡是危險的話。

（一陣猛烈的叩門聲）

天啊！他們來了！怎麼辦？怎麼辦？

葛萊塔 沒有什麼辦法可想。媽，您鎮靜些。到我這兒來！

(門被推開，施萊德爾走入)

您是誰？

施萊德爾 請您把門關起來。

愛爾娃 我的天啊！是施萊德爾先生。您穿上便服，我簡直不認識您了。

施萊德爾 難道您要我穿着黃軍裝，掛着鐵十字勳章，在大街上逛嗎？

葛萊塔 您幹麼到這兒來？

施萊德爾 這是最後幾分鐘了。俄國人已經開始在城裏巡查。他們馬上就會到你們這兒來。

瑪麗亞 可是，施萊德爾先生，我們不能藏您。兵荒馬亂的……您是知道的……

施萊德爾 謝謝您。朗格太太，我也沒打這個指望。您好啊，葛萊塔。(上前吻她的手)現在您打算怎麼辦？

葛萊塔 不知道。我現在什麼都不知道。隨它怎麼，我反正無所謂。

施萊德爾 請您好生聽我講。朗格太太，這件事對您也有關係。現在我就要離開這座城市，竄到西面去，到美國人那兒去。我在那兒有錢，有關係，那兒有人等着我。葛萊塔，美國人過去邀請您到好萊塢去，邀請過好多次，現在時候到了，我可以幫助您到那兒去。說來好笑，這是我第二次搭救您了。第一次，我從郭培爾博士的憤怒下把您隱藏起來，現在我又要把您從布爾什維克的魔掌裏搭救出去。葛萊塔，請您珍視我對

您的愛情。

葛萊塔 施萊德爾，我現在什麼都無所謂，您可以不必爲我着想……

施萊德爾 葛萊塔，我的親愛的，您怎麼可以這麼說呢。我怎麼能够不爲您着想。請您等着我。葛萊塔，諾爾曼的彗星，將要重新在地平綫上發光。您已經沉默了十二個年頭了，現在您的聲音將要重新響遍全世界。葛萊塔，您如果同意，我就設法使您離開這個地方。

瑪麗亞 葛萊塔，這才是我們的生路。快同意吧！

葛萊塔 我現在反正什麼都無所謂。好吧，施萊德爾，我同意了。

施萊德爾 天哪，爲了我能够聽到您這句同意的話，就是毀滅整個德國都可以。

葛萊塔 施萊德爾，一切都是註定好的……

施萊德爾 您現在應該耐心等着。布爾什維克不會知道葛萊塔·諾爾曼是怎麼一個人。如果飯店開門，您可以照常到那兒去跳舞。但是，可不要出風頭。葛萊塔，聽着，這回可不會像上次那樣了吧？

葛萊塔 您說什麼？

施萊德爾 我講的是元首剛上台時候的事。那時候，您的戲院的同事，都離開德國到旁的地方去了。只有您一個人不願意走。這一回可不會那樣了吧？

葛萊塔 那個時候，我總覺得，我還有我自己的祖國。

施萊德爾 那末現在呢？

葛萊塔 現在我沒有祖國了。離開德國越遠越好。

施萊德爾 真話嗎？

葛萊塔 施萊德爾，您現在變得老成了。

施萊德爾 請您原諒。等一等，葛萊塔。這兒有一張紙，一張委託書。我想取得代表您和

電影公司簽訂合同的權利。請您簽個字。

葛萊塔 施萊德爾，您不相信我嗎？

施萊德爾 您說什麼？我需要法律上的根據，進行談判的權利。

葛萊塔 好吧。（簽字）

施萊德爾 很好。我還需要您的像片。您扮演各種角色的像片，越多越好。

葛萊塔 這是為什麼？

施萊德爾 葛萊塔！難道您以為做這種事，少得了廣告嗎？所有的美國人，都應該認識認

識葛萊塔·諾爾曼的真面目。

瑪麗亞 葛萊塔，施萊德爾先生講得很對。施萊德爾先生，我現在就去拿像片。（匆匆走

下）

施萊德爾 現在，我因為得到您的同意，一定會得到成功。當眼面前的大變動正在發生的時候，我們就會想起那些壞蛋了。他們過去只是盼望我們失敗，現在要準備跟俄國人

一起幹事了。

(瑪麗亞的喊聲：「葛萊塔，到這兒來揀照片。」)

葛萊塔 媽，我就來。(走下)

愛爾嬌 卡爾，帶我一起走。

施萊德爾 不行，愛爾嬌。和您一塊走，就有被抓入軍管會的危險。還是讓我一個人溜過去。俄國人，我可以輕而易舉地瞞過他們，他們不認識我，可是現在本城拾頭露面的，却是從前一看見卡爾·施萊德爾就打抖的那幫傢伙。真丟人。卡爾·施萊德爾會怕起德國人來。

愛爾嬌 卡爾，你要曉得，我在這兒會死的。

施萊德爾 別死，俄國人也一樣喜歡漂亮女人。您留在這兒，整天和葛萊塔待在一起。她也許會成為我們這次賭博中的一張最好的王牌。本城有幾個可靠的人：一個是「金冠」飯店的愛俐弗里達·勃留姆太太，另外一個是演員更里赫·弗留蓋爾。您要和他們經常保持聯系，同時要密切監視葛萊塔的行動，懂嗎？

愛爾嬌 懂了。

(葛萊塔和瑪麗亞上)

葛萊塔 像片拿來了。我想，足夠了吧？

施萊德爾 好極了！整個美國都將會轟動起來。(瞧着像片)天哪！您多麼迷人啊。

（有人把百葉窗的格板掀了起來，傳進一個孩子的話聲：「諾爾曼太太！大街上已經有俄國兵走動了。他們挨家挨戶地在盤查。他們離您們已經不遠了。」百葉窗的格板隨即落下）

我要走了。

愛爾娃 我也這樣想。

施萊德爾 葛萊塔，親愛的，再會吧！等着，安心等着我。咱們很快就可以重新見面。再見。朗格太太，麻煩您送我穿過花園。

（施萊德爾下。瑪麗亞跟在後面）

葛萊塔 好了，卡爾·施萊德爾達到目的了，我要上美國去了。

愛爾娃 卡爾·施萊德爾永遠是成功的。

（瑪麗亞返）

瑪麗亞 施萊德爾已經穿過花園走了。他不能躲掉……

愛爾娃 一定會躲掉的。您太小看卡爾·施萊德爾了。

瑪麗亞 天哪，我們能挨到他回來就好了。可是他能回來嗎？

愛爾娃 瑪麗亞太太！這是毫無疑問的。葛萊塔對施萊德爾說來，是一筆好買賣。他既可

以把葛萊塔當作一個演員，出賣給好萊塢，同時又可以把她作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個犧牲品，告訴所有的報紙。

瑪麗亞 愛爾娃，您甭說了，您簡直是在妒嫉葛萊塔。

愛爾娃 當然囉，瑪麗亞太太。我沒有葛萊塔，諾爾曼那樣的機會。

（喊叫聲：「俄國兵只差兩家，就到您們這兒了。」）

天哪！究竟該怎麼應付他們呢？該怎麼辦呢？該想點什麼辦法……

瑪麗亞 這有什麼辦法可想？應該禱告上帝，希望勝利者可憐可憐我們。

愛爾娃 可憐？嗯……我想，不要光是想他們可憐。瑪麗亞太太，事情還沒有完全絕望。

葛萊塔，我現在的臉色怎麼樣？

葛萊塔 很漂亮。跟往常一樣。

（愛爾娃走到梳粧台前，開始仔細地抹起口紅來）

愛爾娃 拿我的淡色的口紅。您抹這種顏色的口紅，合適些。

愛爾娃 謝謝您。

瑪麗亞 愛爾娃，您瘋了嗎？您幹麼呀！

愛爾娃 朗格太太，我沒有做什麼特別事情。我這一輩子見過各種各樣的軍官。雖然，我

的朋友中間還沒有過俄國人。我想俄國人也不會和旁人有什麼兩樣。

（喊叫聲：「諾爾曼太太，俄國兵已經到您家隔壁了。」）

瑪麗亞 您想用您的美色取得俄國人的可憐嗎？沒有用的。

愛爾娃 可憐！不！

瑪麗亞 那末，爲了什麼……

愛爾娃 您以為野蠻人就不喜歡漂亮女人嗎？

瑪麗亞 愛爾娃，改變改變主意吧！

愛爾娃 什麼？改變主意？可是，我得活下去。葛萊塔，當然好啦。她是一個大名鼎鼎的

演員。我是什麼哪？人家就要送葛萊塔到美國去，到好萊塢去。而我呢！到西伯利亞去開荒嗎？

（一陣劇烈的叩門聲）

瑪麗亞 他們來了！

葛萊塔 瞧，她●的報應來了。媽，請您把門打開。

（叩門聲）

瑪麗亞 葛萊塔，我不行。兩條腿直打哆嗦。我不行……

葛萊塔 好吧。媽，您鎮靜一些。我自個兒去。（走去開門）

（斯拉汶少校和柯伐林可班長走入。葛萊塔跟在他們後面）

斯拉汶 諸位，好啊。你們這兒為什麼這麼黑？柯伐林可同志，把窗打開。

柯伐林可 是。（拉上百葉窗）

（房間內充滿燦爛的陽光）

斯拉汶 好亮。（對瑪麗亞）諸位，你們不要害怕。我是斯拉汶少校，我在本城軍管會做

事。這幢房子是誰的？

瑪麗亞 少校先生，是我的。我叫瑪麗亞·朗格。這是我的女兒葛萊塔·諾爾曼。她是我們的房客愛爾嬌·布斯小姐。她自己的房子給炸彈炸了。

愛爾嬌 少校先生，這是在美國飛機最後一次來轟炸的時候，炸毀的。

斯拉汶 家裏有男人嗎？

瑪麗亞 沒有，少校先生。

斯拉汶 柯伐林可同志，把房子檢查一下。

柯伐林可 是。

斯拉汶 你們哪個同班長一起去。

葛萊塔 准我帶他去看屋子嗎？

斯拉汶 可以。

(柯伐林可和葛萊塔下)

朗格太太，您不用害怕。您現在不會有什麼事的。

瑪麗亞 我不怕，我不怕，少校先生。請坐，請坐，少校先生。

斯拉汶 (坐下) 謝謝您。家裏有武器嗎？

瑪麗亞 您說什麼？您說什麼？少校先生！我們都是些安份守己的婦道人家。我們連吃飯

的刀叉都是鈍的。

斯拉汶 這幢房子的男主人到哪兒去啦？

瑪麗亞 我的丈夫打仗打死了，少校先生。

斯拉汶 甚麼時候？

瑪麗亞 一九一八年，少校先生。

斯拉汶 原來如此。（目光移向愛爾娃）

愛爾娃 少校先生，我還是小姐哪。

斯拉汶 很好，那末您女兒的丈夫在哪兒？

瑪麗亞 他死啦，少校先生。

斯拉汶 甚麼時候死的？在哪兒死的？

瑪麗亞 一九三四年。在監牢裏，少校先生……

斯拉汶 在什麼監牢裏？

瑪麗亞 在麥阿庇德監牢裏，少校先生。

斯拉汶 他怎麼會落到那裏面去的？

（葛萊塔和柯伐林可上）

柯伐林可 報告，少校同志。沒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斯拉汶 謝謝您，柯伐林可同志。諾爾曼太太，您丈夫怎麼會關到希特勒的監牢裏去的？